

#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 ——读《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

苑坪玉



《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是贵州日报天眼新闻文化频道里的一组文稿，集中介绍了贵州摄影界部分摄影家的作品和创作历程。其中有他们的个人简历、评介和专访以及代表性作品，反映了他们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阐述了相关贵州摄影的历史探索，摄影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稿形式新颖，内容丰富，颇有创意。

摄影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的一种叙事形式，其最初显然只是为了所谓“眼见为实”，具象地记录既往事实，以确凿的真实性为其鲜明特征。但由于摄影照片记录的只是历史的某个瞬间，“缺乏深度”便成了其与生俱来的宿命，必须要相应的文字或音乐等其他手段来加以拓展。因此，摄影人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让照片变得有深度，增强照片叙事的时空张力。那么，贵州的摄影艺术家们是如何克服这种“宿命”，让手中的摄影照片变成一首首韵味十足历史诗篇呢？

只有以真实为本记录世界的摄影作品，才能让人们去了解生活中的真谛，体现现实的动人之处。通过《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这组文稿，我们可以看到，“真”，是贵州这些摄影家们作品的基石。这些摄影家们大多从事过“新闻摄影记者”工作，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是他们摄影作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摄影作品是摄影家情感的真实流露。他们以爱为本，尊重生命，深切关注社会和环境，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们追求的真实，不仅仅是时间、地点、人物、场景等等的真实，而主要是最能反映当时历史社会和人们生存状态本质的真实，使观者能从作品中多层次地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这种真实，不仅要靠摄影家对生活的体验，对现实的认识，还要靠对现场广泛的选择和寻找，对稍纵即逝的瞬间准确捕捉和把握。为了这种真实性，他们不辞劳苦艰辛，甚至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摄影家拍摄黔铁路120吨炸药定点大爆破时，就险象环生。几乎每一帧作品背后，都会伴随着有一段精彩感人甚至惊心动魄故事。

艺术家们对同一历史事件，关注的角度总会有所不同，各有新意，皆成名篇。作品虽以历史真实为基石，但并不意味真实只是唯一诉求。鲜明的个性和关照生活的独特性，也是《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中摄影家们的努力追求。

大的方面，比如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是贵州“告别贫困”这一主题，摄影家们拍出的作品，出于自身兴趣爱好和对生活的认知，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点大不相同，选材各异。有的摄影家以黄果树瀑布和贵州溶洞作品，反映贵州的旅游发展；有的摄影家以陇蜀风情作品，反映贵州少数民族的新貌；有的摄影家则以贵州饭店等作品，反映贵阳城建的成就，真实地展示出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和社会历史发展丰富样式。他们殊途同归，都从不同的角度，艺术地解读了贵州“告别贫困”这一主题。

摄影作品囿于“历史瞬间”和

“视域局限”，如何发掘作品深度，实现时空延展，除了借助文字功能之外，发挥自身滴水世界，以小见大的视觉张力，也是摄影艺术的独门绝技。《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中，不少作品具有了类似的特征。比如《鸭池河上的草绳溜桥》这幅照片，河水巨大的湍流和当年渡河人敞开心扉的那声“守桥人，过河了——”叫喊，似乎至今仍在观众耳边回响；南明河清淤现场，“穿着解放鞋，拉起裤腿，披上蛇皮袋，步子沉重，背着‘滴滴答答’流着泥水的女青篾”被摄影家凝固在瞬间，作品也像一尊充满力量的雕塑，凝固在永恒的艺术画廊。这些作品都能根据观众自身的历史知识和社会认知，做深度的理解和延伸。

通过《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这组文稿，我们还可以领略贵州摄影艺术的发展源流。通过对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一幅老照片《1935年遵义老城旧貌》的溯源，摄影家查阅了大量翔实的文献史料依据，以及实物图片、出版物，考证出其拍摄时间并非1935年，而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前后，为传教士布沙尔的作品。并以此为契机，完成了《贵州摄影史》的成果。由此我们知道，“发源于1839年的摄影技术，1846年就传到了贵州。从1924年鲁迅写的《论照相之类》可以看出，1895年之前乃至当时，中国人对照相还有恐惧，认为照相的“威光”会摄走人的精气神。可见贵州对新事物接受还是很快的。

摄影出现时间不长，从功能性的实用价值到确立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其它，而成为一种最“摩登”的艺术门类。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的摄影，从创作手法到表现方式乃至审美观念，都已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宽泛的延伸，并且仍在不停地快速发展。毋庸讳言，“新闻纪实摄影”虽还在摄影艺术领域占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但摄影艺术的功能和范畴已更为丰富广阔。过去，贵州不少摄影家们像超凡创意，才创作出的作品：比如当年，彭雪忠让人打着手电筒在石板街上凭空绘画，并按下快门，结合暗房技术，创作出了《石板寨记忆》《山村的灯》《小镇夜色》等获奖摄影作品；林坚的《石板寨》，为了突出石板古朴厚重的质感，反复用刀片刮毛相片，然后用进行翻拍而成功获得大奖。摄影家用这些手法，去追求作品的艺术真实，以更好地表达自己心目中石板小镇的本质美。然而，这在今天来看，似乎都已经有点“小儿科”了。但是，作为艺术，无论是审美还是创作手法，只有流变和发展，而并不存在落后与先进。比如原始岩画和现代艺术，哪个落后，哪个先进？原始岩画那种稚拙古朴的美感，不仅现代艺术难以模仿，而其中蕴涵的丰富文化信息，现代艺术更是难以企及。所以我认为，贵州摄影家们当年的艺术成就，都是摄影艺术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不管今天的摄影如何发展，这些摄影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只会越来越厚重而永远也不会过时。

贵州日报报刊社“天眼新闻文化频道”是一个诞生不久的栏目，它不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而且办得鲜活生动，很接地气，深受读者欢迎。在短短的时间里，已为“唱响贵州”奏出了响亮优美的乐章。而“老照片里的贵州故事”，显然是其中的一个精彩小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相信，即使撇去我以上所说的种种陋见，这组文稿，至少也足以能唤起读者们“浓浓的乡愁”。

我衷心希望，“天眼新闻文化频道”也像摄影艺术一样，日新月异的发展，成为贵州“新闻文化”宣传中的一个“摩登”栏目！

张劲先生的每一篇散文，都力求用最严谨的态势来写作，因此，他的笔下颇多精品佳作。

如此断言张劲先生的散文，其主要意图是想表达一种逻辑关系：写作精神与文学作品的关系。

举个小例子。有一次，快到午夜12点钟的时候，我家里突然响起电话铃声，原来是张劲先生在写作一篇文章的时候，遇到了某个并非是不可写的数字，他一时吃不准，所以打电话到我家来求证。窥一斑而知全豹，这足以说明他的散文写作，是怎样以一种严谨的学术精神来对待的。

当然，张劲先生之所以能够写出令人读之难忘的散文，一定是一个综合素质、整体修养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作品的形成因素，便会对我们的写作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其一，以艺术的态度来行文，以学术的精神去构思。张劲先生是一个作家，但张劲先生的根本是一个学者，他的散文带着一股书卷味。但，散文写作是文学创作，如何使散文虽有书卷味却不迂腐的学究气，他的写作为我们带来了宝贵启示。

张劲散文那种形象生动的叙述，那种或含蓄蕴藉或酣畅洒脱的表达，常常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带入了他所构建的意境中，沉迷于他所营造的氛围中。“氛围”一词，不但表现了散文本身所蕴含的意境，而且，还囊括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这种“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的移情审美，的确是张劲散文的一种高境界。

且看《浙大那壶湄江茶》的开头：“那是一片依偎着苦涩的芳醇，缠绵在历史的舌尖，再也不会抹去。”别小看了这开头，通过几个特殊词语的巧妙组合，他显然已经把全文的思想主旨、审美意蕴、历史蕴含，都建构于此了。

张劲散文的学术思索和拷问，是通过感情抒发的载体来进行的，故而除了醒人，还非常感人！比如，他在叙述了浙大西迁湄潭的办学经历之后，返而论茶：“茶为解渴之饮，疗疾之饮，也是和平友善之饮。陆羽《茶经》中就曾倡导饮茶人培养‘精行俭德’品格。当它远涉重洋，芳播亚欧，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又以‘和敬清寂’来概括饮茶要义，推崇一种和睦互敬、守志清心的饮茶境界。英国文学家迪斯利，更以‘真理的发现’来盛赞茶之伟大。治学之道与饮茶之道何其相通乃尔！”

从浙大在湄潭的办校治学、建场植茶，一直到陆羽、千利休、迪斯利之论茶，一句“治学之道与饮茶之道何其相通乃尔”，显然，历史、人事、哲思、审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散文中融合起来了。

张劲散文里的考据贴切而不牵强，内含其中的哲理完全是真诚的、个人理性思考，而非夸大的政要宣言。他弥散在字里行间的

感情是个人对历史文化事物的真实感受而不是牵强附会地为谁代言。因此，可以说，张先生的散文做到了“美”与“真”的自然展现，也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善意。达到了外在彰显“精美”，内在思索“深刻”的艺术境界。

其二，张劲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我认为：文字简洁，却将内容演绎得淋漓尽致；语言生动，行文却沉稳厚重。我以为，文字达到这样一种逻辑反转的效果，是不容易的。张劲先生的散文，开合自如，灵动鲜活，没有多余笔墨，但表达的意蕴却饱满丰厚。

其三，《牛卧在牛市外边》的起首文字：“牛卧在牛市外边”，“我们不想打牛的沉思。牛是很文化的动物。”只此一段，就体现了语言的含蓄蕴藉和内涵的饱满强大。一句“牛卧在牛市外边”，直截了当，画面，诗意，都出来了！而“我们不想打牛的沉思。牛是很文化的动物。”两个并列的短句，毫不拖泥带水，所蕴含的厚重文化意义早已超出了字面的表意。

不仅是一两篇文章，他的每篇散文的开头，都具有这样的效果——不但是文章的“起势”，而且是音乐的“序言”。至于开头过后的全篇行文，读来则若欣赏如歌行板。请看《浙大那壶湄江茶》的结尾：“远眺那一盏青灯，那一壶清茶，胸中有清景无限。鲁迅先生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面对‘好茶’，我属于‘会喝’一族么？我握住了这种‘清福’么？清夜扣心，我追问着自己。”连用四个“清”字（除“青灯”外，还有“清茶”“清景”“清福”“清夜”），两个反问，内含的信息量虽大，却举重若轻，余味无穷。

其三，张劲散文的语言，讲究节奏韵律，却又把各种修辞技巧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美妙而流畅自然。

比如《镜桥之鉴》中的这段文字：“平台修长、阔直、规整，像一条横空平伸的肌肉隆起的胳膊。胳膊两端紧紧抓住了悬崖峭壁，蜿蜒起伏的驿道从那里带子般地伸入翠微深处。胳膊中间则跑得了人，走得了马，行得了日月，载得了春秋。就这样，江流在桥孔下急一阵、缓一阵地淌过。日子在桥面上重一脚、轻一脚地迈过。胳膊上走过了明，走过了清，走过了民国……到我们把自己的这份久仰和崇慕亲自送上时，石桥已是近400岁高龄了。”

200多字的一个短小段落，除了“对仗”“排比”“张弛”等手法所造成的韵律外，其中还融合了“比喻”“拈连”“拟人”“通感”“顺借”等修辞技巧，自由切换，游刃有余，美妙而无刻意打造的痕迹。好似咀嚼巧克力的舌尖自然化开，进而浸润了你整个身心。

想起了京剧界一句老话：“角儿不累，周瑜才累得起来；角儿累了，周瑜就累不起来。”说的是艺术家背后的修养功夫与在台上表演的关系。这也恰是张劲散文背后的学术修养与写作艺术的关系。

# 毕节人写的毕节也迷人

## ——读散文集《写意乌蒙》

刘国琪

毕节，我生于斯，长于斯，说是“老毕节”，也并无夸张之意。我对毕节的生活应该算是熟悉的。但如果让我写毕节，我怕写不好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人文故事、发展进步。正因为怕写不好毕节故事，所以也乐意多读一读作家笔下的毕节。

当我读到由毕节市作家协会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写意乌蒙》这本毕节2021散文合集时，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写意乌蒙》囊括了一部分毕节作家所写的毕节，选编为“乌蒙飞歌”“守望故园”“人生世事”“山水之旅”四辑，这些创作，以生活的、当下的、熟悉的和“接地气”的创作视角和手法，介入现实生活，描摹生活世相，抒写人生况味，在写毕节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好

声音在基层，好故事在路上。《写意乌蒙》里有以“一个村、一个地方”着墨的，描写生动人物故事，浓郁生活气息，反映时代变迁和发展热望。黎道忠的《乡愁馆里说乡愁》，写在黔西素朴镇古胜村乡愁馆里，睹物想事、睹物思人，极具代入感，看到古胜村“过去与现在”，以及黔西明亮的未来。王杰的《母亲的申家街》，讲述金沙西洛小镇申家街村“仿佛高原腹地一块熠熠夺目的宝石”，给人以心灵深处的温暖。即便作者已不住在申家街，但对申家街的情怀和感恩始终不变。杨春考的《城南城北》，则表达对七星关城南和城北的想象、体验和感受，品评包容这一城市的文化品格，很是值得回味与珍藏。

历史文化是文艺创作重要源泉，优秀的作家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精髓，创新表达赋予蕴藉其中

的人、事、物以新的生命。《写意乌蒙》里有一定比重的篇幅是挖掘历史文化，既展现对土地热爱，又凸显人文情怀，引起情感和价值共鸣。张晓佳的《织金古桥》，寥寥数笔，描绘出悠悠古桥见证勤劳与智慧，穿梭其下的流水所编织的浪漫生活，令人心向往之。许再福写的《塔与井》，绘就一幅迷人的生活图景，生动地告诉读者，塔与井因炼着文化的光泽，荡漾着历史的涟漪，沉淀着智慧的结晶，浸透着古朴的民风，折射出大方历史文化的某些特质。再看看张菊的《在古镇，邂逅一场前世的梦》，她从织金平远古镇的文庙与城隍庙、城门、亭等入手，诠释“烟雨古镇是阅不尽山水流觞，诉不完人文情怀，是织金人的梦里故乡”。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

活，是艺术创作的更高一个层次。读《写意乌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刘靖林、叶光良等先生立足于生活、感悟于生活的真情书写。写日常生活趣事，刘靖林的《福圆》可谓韵味绵长，激励热爱生活的人们：“这世间有千条路、万条路，都是靠脚走出来的。无论到哪里，要达到目的，都必须脚踏实地走路”。叶光良的《光头十年，把盏人生》，从“我的‘光头’并非‘秃’如其来，只是因为头发花白而自行剃成了‘光头’”的另一类起笔，幽默的笔触和话语，一下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亲切感，感悟生活的真谛。再仔细翻读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很容易感受到毕节人发自内心热爱生活，也不难发现毕节的无穷魅力和迷人之处。

毕节人写的毕节，存留于纸上，也弥漫在我的心间。

# 歌词里的故乡

史崇高

潘自力《道真里》田园牧歌似的颂词，是道真仡佬族人对原乡的精神眺望，也是划时代背景下诠释“黔蜀门屏、银山之乡、仡佬故土、侏戏王国”的又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唱出自己的家乡，所写歌词热烈高昂，主题鲜明。读罢《道真里》，似有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意境。在孟浩然的笔下，“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而《道真里》则是天下“美食”“美景”翘楚之风物总是家乡好。

一续续乡，带君去远方；  
远方的朋友我问候

天下美景在哪里  
朋友啊，我来告诉你  
天下美景道真里

玉溪河、大沙河、凌霄河、梅江河，流淌梦里；  
云顶山、平坝山、石人山、插旗山，千山秀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道真里》情深意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情景描写真实、浓厚而细腻，字里行间浸润着绵绵无尽的思乡之情。叙事手法新颖独到，深具艺术魅力。

远方的朋友我问候  
天下美食在哪里  
朋友啊，我来告诉你

天下美食道真里

黔海椒、糟海椒、莽海椒，酱海椒，飘香千里；  
苏麻饼、芝麻饼、椒麻饼、香麻饼，饼饼（酥脆）甜（如）蜜。

细嚼慢咽，谁个不因此在心中涌起一片浓烈的乡愁？毕竟，“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啊！

作者抒发自己对家乡的无限眷恋，用自己熟悉的歌词语言，道出深厚的内涵与意境，赋予一种独特的韵味，给人一种苍茫、悠远之感，充满深情的词藻无疑会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和爱国情愫，同时展现出道真之大美和道真人之大美的魂魄。

## 孟学祥长篇儿童小说《雏鹰飞过山》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向秋枫）近日，毛南族作家孟学祥长篇儿童小说《雏鹰飞过山》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入选《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第二辑”，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扶持。

《雏鹰飞过山》取材于改革开放后现实生活中毛南山区孩子们的成长经历，通过对一群孩子生活的描写，挖掘出毛南山寨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典型生活场景以及现实生活材料，反映毛南族少年生活的本质。主人公雨林生活的纳尔寨，是毛南族聚居山寨，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深山区。雨林和他的小伙伴们成长的道路上，毛南族人的淳朴，以及与自然环境、山里动物们和谐共融的那份善良，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小说从儿童视角观察叙述生活，让描写更加生动，场景更加真实，生活更充满童趣，而偶尔穿插的成人视角点评生活，使文字含义更清晰更深刻，更富有思想性和哲理性。全书语言朴实生动，场面描写栩栩如生，读后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此外，小说还关注毛南族同胞的新生活在新时代里的新发展，写毛南族少年在新环境中的新成长，呈现了新时期以来贵州边远毛南山寨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

知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张锦铂在序言中说：“此书对于推动、促进中国民族儿童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对于充实、兴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对于丰富、加深儿童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